

[その他]

我的个人主义

夏目漱石

—一大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学习院辅仁会演讲稿—

中文翻译

高 繼芬¹、孫 冬梅²

【摘 要】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与森鸥外双峰并峙的夏目漱石以其轻快洒脱的文风及哲学性的思辨能力，博得了中外文坛的一致认可，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国民大作家”。

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还在许多评论和演讲中哲学性的对人生及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与考察。1914（大正3年）年10月25日，48岁的夏目漱石以《我的个人主义》为题在学习院辅仁会上进行了演讲，在此演讲中夏目漱石就自己个人主义的形成过程、具体内容及其实质进行了分析解剖。总括为以下的论点：第一，如果想达到发展自己个性的目的，那就必须同时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要想使用自己的权力，那就必须记住相伴而来的义务；第三，要想显示自己的财力，就必须重视相伴而来的责任。总而言之，许多问题都能归纳到这三条里来。

关键词：个人主义；个人尊重；自我本位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学习院这所大学。很早以前就曾想象过学习院的样子，这与我以前心目中对学习院的认识究竟有无出入，就不得而知了。进入学习院里面，今天当然是头一次。

正如刚才冈田先生介绍我时顺便提到的那样，学校曾邀请我今年春天到他们那里做一次演讲，但到了春天，因为我有些事情而无法成行，冈田先生比我记得清楚，他为了让大家理解，就做了一个说明。总之，我无论如何都只能暂时拒绝了这件事。但一想光是拒绝了的话，不免过于失礼，就附加了一个下次一定前往的妥协条件。当时我为了慎重起见，便问冈田先生，下次是什么时候，他说是今年十月份，于是，我心里就大致盘算了一下，从春天到十月的天数，心想有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了。所以，我就当即保证没问题。不过，后来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突然生病了，一直到九月份都卧床不起，紧接着就到了约定的十月。十月份身体好了许多，虽然已经不再卧床了，但依旧很虚弱，站着都打晃，更别說演讲了。不过，我一直

记着先前约好的演讲，所以心里一直嘀咕和害怕，心想说不定现在就会有人来捎口信。

这期间，弱不禁风的身体有了好转。不过，等到十月底我这儿也没有接到任何消息。当然，我也没有把自己生病的事告知对方，因为有两三家报纸登过我闹病的消息，所以我推测，他们或许已经知道我生病的事，说不定有谁已经代替我做了演讲，这样一想，有些放心了。就在这时，没有料到冈田先生突然来访。冈田先生特意穿长筒靴子来的（可能是因为雨天的缘故吧）。他如此打扮来到早稻田的腹地，是给我送口信来了，以前约定的演讲延期到十一月底举行，请我务必践约等等。我已经感到自己似乎有意爽约了，所以他的来访让我有些吃惊。不过，一想到还有一个月，时间比较充裕，这期间总会有办法的，便又一口答应了下来。

情况如上所述，从今年的春天到十月，又从十月底到十一月二十五日，虽然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准备演讲，不过，因为心情不太好，一想到这事就觉得非常麻烦。

¹九州看護福祉大学 基礎・教養教育研究センター

²河北對外經貿職業學院 東方語言學部

因此，有了懒惰的想法，快到日子了都不着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眼看日期越来越接近，快到期的两三天前，意识到必须有所考虑了，但是，依然是讨厌思考问题，于是我就用绘画来消磨时间。谈到绘画，听起来好像能画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来似的，但实际上画的都是拿不出手的，把它贴在墙上，只是独自一个人茫然地望它两三天而已。大概是昨天吧，有人来了，他对我说这画很有趣，但他说并不是画有趣，而是说看得出作者画此画的时候心情极好。于是，我对那个人说，我可不是心情好的时候画的，而是觉得心里不愉快才画的，就这样我把当时的心态告诉了他。就像世间有人会把愉悦的心情画成画，或写成文章，也会有人因为不愉快而设法让自己的心情快乐起来，而作画或者写成文章。不可思议的是，看看这两种心态的结果所表现的大多是非常一致的。但这和今天讲的话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不深入讲了。总之，我只是茫然地望着那些奇奇怪怪的画，根本完全没有去考虑演讲内容，就这么一天天混过来了。

不久，二十五日就到了，不管愿意与否，必须得来这里了。所以，今天早上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准备工作做的不太好。内容可能会满足不了大家，大家要先有心理准备，并给予谅解。

我不知道这个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每次你们都邀请外边的人来演讲，按照一般惯例这丝毫没有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你们那么热烈希望演讲有趣，我以为并不是随便从什么地方拉来，或者拉来多少人以及拉来什么样的人就能轻易做到的。你们大概不会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吧？

我从单口相声艺人那里听过这样一个段子，很有讽刺性，说的是：从前，有两位诸侯去目黑那一带用猎鹰捕猎，跑了许多地方之后，觉得肚子饿了。很不巧，来时没有准备盒饭，又和随从们走散，所以也就拿不到他们带来的干粮，没有办法，只好跑进一户农家，农户家里很脏。但是由于太饿了，实在没办法所以就跟农户说：“什么东西都行，请帮帮忙给我们做一顿饭。”那家的老爷爷和老奶奶非常同情他俩，不过，家里只有现成的秋刀鱼，便决定给他俩烤秋刀鱼，做粗粮饭招待他们。两人吃饱之后说，烤秋刀鱼真好吃，离开农家，到了第二天，仍旧觉得昨天的烤秋刀鱼香味扑鼻，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鱼香味。结果，其中一个诸侯在招待客人时，就决定用烤秋刀鱼招待贵客。诸侯的侍卫接到命令大吃一惊，但是，主人的命令也

不能违背，就命令厨子烤秋刀鱼，吩咐要把秋刀鱼的鱼刺剔干净，哪怕是细小的鱼刺，然后用料酒泡好，最后烧烤，以此来招待客人。但是，客人和主人都不饿，加上烹调技术过于精细，已经没有了秋刀鱼的美味，主人和客人用筷子夹了点儿尝了尝，认为一点也不好吃。于是两人面面相觑，几乎同时发出一致的结论是：要吃秋刀鱼，除了目黑以外其他地方的一概不行！这就是这个相声段子的精彩结尾。在我来看，学习院是一所优秀学校，有优秀教师，有受教于这所学校优秀教师的诸位同学，从春等到秋，一直等着听我的演讲，我认为可能是吃腻了人间美味，想尝尝目黑的秋刀鱼一样的心理。

在场的大森教授好像和我是同年大学毕业的，前后差不了多少，大森教授曾经跟我说，近来的学生不好好听他的课，态度不认真，没有规矩等等，让他很头疼，他的这番抱怨，不是专指这所学校的学生，我记得他是针对某私立大学的学生说的。当时我对大森教授说了些不礼貌的话。

尽管有点难为情，但我还是要将当时说过的话在这里给大家学一下，我当时对他说：“怀着感激心情听你这位教师讲课的学生，哪个国家有啊？”当时的大森教授也许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所以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因为在我们当学生的那个年代，和你们年龄相仿或者年龄稍大点，比你们还懒，几乎可以说根本就沒好好听过教师讲课。当然，这是以我个人及周围人的经历而谈的，圈外的也许不是这样的，不过，现在的我回首过往，感觉似曾相识。其实，我表面上看似很温厚老实，但其本质决非认真听课之辈。始终怠于学，游手好闲。回过头来看现在认真学习的学生，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像大森教授那样去批评他们。所以，对大森教授说了非常难听的话。我今天不是为了向大森教授道歉而特意到这里来的，但是我想顺便在大家面前先道个歉。

说着说着就跑题了，还得书归正传，你们进名牌大学，授业于名师。尽管如此，还要从别处找来像我这样的人到学校来演讲，而你们不得已还要被迫听讲，我认为这就和我刚才说的诸侯觉得目黑一带的秋刀鱼特别好吃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或许因为稀有，所以想尝上一口吧。老实说，与其听我这样的人讲，我倒觉得你们每天听你们的大学教授的话更有益处，更有趣。即使我当了这所大学的教授，单凭没有新鲜感这一点，就不能聚集这么多人，你们也不会出于热情，出于好奇心来听我讲课的，难道你们不觉得是这样

吗？

我为什么作这种假定呢？说起来是因为我曾想当学习院的教师来着。不过，我根本没有为这事行动过，是我那位就职于这所学校的朋友推荐的。那时的我，是个马上就要毕业的学生，当时还是个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谋个衣食之途的愚昧者。等走到社会上一看才知道，如果是双手插兜坐等工作找我，首先是房租的钱就没有着落，能不能当个教师的问题先不考虑，反正首先必须得找个地方待下来，最终按照朋友所说的，开始应聘这所学校。那时候我有一个竞争对手。但我的朋友再三对我说，事情几乎稳操胜券，所以我觉得仿佛已经走马上任一般，还向别人打听了，比如教师穿什么衣服好等。那位老兄说：“不穿礼服是进不了课堂的。”因此事情还没有定下来，我就订做了礼服。而且我当时竟然还不知道学习院在什么地方，实在是够荒唐的。订做的礼服做好了，没有料到本来认为十拿九稳的学习院的教师一职居然名落孙山。结果是那个竞争对手胜出，填补了英语教师的空缺。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忘了个精光了。不过我倒没有觉得特别遗憾。听说那个人是从美国回来的。如果那时从美国回来的人不被采用，我歪打正着地当了学习院大学的教师，而且一直工作到今天的话，也许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这么郑重地接受学习院的邀请，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和你们谈话。我这番演讲让大家从春天一直等到十一月才听到，完全是我报考学习院教师名落孙山的结果，从而成了你们得以品尝目黑秋刀鱼的论据。

我现在开始简略谈谈我没有考上学习院教师之后的情况。这比按照演讲的顺序讲应该说更有意义，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我今天演讲的一个必要部分来听。

学习院教师的事虽然名落孙山了，但那身礼服我却穿在了身上。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可穿的西装，所以实在没法子，也只好如此。你们猜我穿那身礼服去哪儿了？那时候和现在不同，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让你感觉到不论你面向哪个方向，好像大门都朝你开着。总而言之，因为到处都缺人的缘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几乎同时跟我联系，要采用我。我对帮我向高等学校周旋的前辈同学给予半承诺的同时，也在高等师范那边周旋得恰到好处。但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妙了。本来年轻，办事不牢靠，考虑不周到是难免的，想不到自己受其所累，想起来似乎是很无奈的事，结果给人留下了办事不牢靠的印象。我的前辈——在高中执教多年的教授把我叫了过去。他谴责我说，你一方面跟我说要到这里来，一方面又和

高等师范那边联系，让我这介绍人伤透脑筋了。当时因为年轻气盛，肝火特别旺，心想干脆两边都不去总行了吧？于是办了不应聘手续。于是，有天接到当时的高等学校校长，也就是现在的京都理科大学校长久原先生的通知，让我到他们学校去一下。我立即跑去一看，高等师范的校长嘉纳治五郎和给我介绍工作的前辈都在那里。前辈对我不必顾虑这里如何如何，去高等师范那边吧。我当然不能说不愿意，所以就答应下来了。但心里却不得不想，这事让我搞复杂了，我有点不配，因为我对高等师范并没有那么向往。我第一次见到嘉纳校长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像您那样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成为学生的模范，我是很难做到的，因而犹豫不决。”嘉纳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说：“既然你这么坦率，我就更加希望你到我们那里去工作。”结果就抓住我不放了。情况就是这样，我当时还不太成熟，但也没有贪得无厌想身兼两校，后来还是由于有关人士过分操心，我终于去了高等师范。

可是，我一开始就欠缺一个教育工作者该有的高傲资格，所以我觉得很拘束，感到诚惶诚恐。嘉纳先生甚至说，你这人一本正经过了头可就不妙了。所以，也许还是狡猾一些点好。但是，我觉得这很不适合我。打开天窗说亮话，那时的我就好像给开饭店的或给点心铺里打杂干活的一样。

一年之后，我终于去了乡村中学。那是位于伊予松山的一所中学。你们一听松山中学就要笑。但是，你们大家大概都读过我写的《少爷》吧？《少爷》里有个外号叫“红衬衫”的人，那时候就常常有人问我，写的到底是谁呀？要说写的是谁的事，我要说，当时那个中学只有我一个文学士，如果把《少爷》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找出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人，那么“红衬衫”就肯定是我了。所以，就我来说那是应该实在感激不尽的。我在松山也就只待了一年。我要走的时候，县长出面挽留，但因为我和将要去的单位有约在先，最终只能谢绝邀请告别了那里。于是，在熊本的高中安定了下来。我就是从中学先到高中，再从高中到大学，按这个顺序逐渐取得教学经验的，只差没有涉足小学和女子学校了。

我在熊本待得时间很长。教育部突然私下征询我是否有意去英国留学，那是我到了熊本之后过了几年的事了。当时我是想拒绝留学的。因为我考虑到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目的人，虽然说去了外国，可对于国家而言并无半点用处。然而，转达教育部意愿的院长说，

这是教育部的意思，你没必要对自己做评价。总之，最好是去，所以我完全没了坚持不去的理由，也就遵照命令去了英国。果然不出所料，到了那里什么事也没有。

为了说清楚这件事，所以决定说一说迄今为止的我。这一部分就构成我今天演讲的一部分内容，希望大家认真听。

我在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也许有人问，这个英国文学是什么东西呀？它究竟是什么，对于攻读了三年的专业的我仍然懵懵懂懂。那时，有个名叫杰克逊的教师，这位教师让我在他面前读诗或者读文章，我写作文时因把冠词漏掉而遭到他的训斥；或者因发音有误也会惹得他大发脾气。考试时净出这类题目：华兹华斯是哪年生人哪年去世？莎士比亚的对开本有几种？或者按年代为序把司各特的作品列出来等等……。即使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也能想象得到吧，这究竟是不是英国文学？暂且把英国文学放在一边，首先，文学是什么还没有弄明白，照这样学下去根本就无法弄懂。既然如此，自学是不是可行呢？说起来就像俗话所说的“瞎子窥篱笆孔”一样劳而无功，进了图书馆也是四顾茫然，无从下手。我以为这不仅是自己的力量不足，而是在这方面的书也不足。总而言之，学了三年始终也不懂文学。可以说，我烦闷的根源就在于此。

与其说我是以马马虎虎的态度走上社会当了教师，倒不如说我被打扮成了一名教师更合适。侥幸的是虽然说话怪腔怪调，但总算对付过去了。每天倒是平安无事，但心里空虚自是难免的。与其空虚，也许不如想得开会更好，但某些莫名其妙不愉快的东西潜藏于各个角落，着实让人受不了。另一方面也是我对当教师毫无兴趣，自己缺乏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这一点，我一开始就知道，单单在课堂上教英语，就让我感到麻烦得不行。我始终以半立半坐的姿态工作，心里光想着，一旦有机会我就飞往我本来的领地。但是，属于本来行当的领地，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不论面朝哪个方向，都无法下决心飞到那里去。

虽然人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必须干点什么，但是干什么好呢？我却是一点主意也没有。我像封闭在雾里的孤独人一样，呆然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心里想：与其希望从哪个方面射来一束日光，倒不如自己用聚光灯照出一条光，靠它看清前方。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都是模糊一片。也可以说是四顾茫然。感觉就好像被装在口袋里无法挣脱一样。我

万分焦急，总想手里哪怕有一把锥子，我也会扎破一个地方。不幸的是，这锥子别人不会给，自己也找不到，只在心里不断地思考，心情也终日阴郁。

我怀着如此这般的不安心情，终于大学毕业了业，并带着同样的惴惴不安去了松山，又从那里迁到熊本，随后把同样的不安像叠衣服一样叠起来收在内心深处而远涉重洋去了外国。但是，一旦去了外国留学，新的自觉精神必然会使自己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应负的责任。于是，我就为了作出某些成绩，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不论读什么书，自己照旧不能从口袋里钻出来。冲破这个口袋的锥子找遍了伦敦也没有找到。我在公寓的屋子里开始思考了，觉得这实在是无聊。我意识到无论读多少书也不能果腹的时候，就死了这条心。同时，也不解为什么要读书。

从这时候我开始醒悟了，文学究竟是什么？除了基本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它的概念之外，没有救自己的道路。好不容易才发觉，直到现在为止，完全是他人本位，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漂漂摇摇，终于发现这可不行。我这里说的“他人本位”，就是请别人喝自己造的酒，然后听他的品评，哪怕他说的是错的，也当作是对的，人云亦云完全跟着别人学。简而言之听起来全是混帐话。所以，或许有人怀疑，谁都不会那样模仿别人的，可事实就是这样。最近流行的柏格森也好，欧肯也好，西方人动不动就提他们，日本人也随声附和，跟着闹腾。况且那个年代只要说这是西洋人说的，那就不管什么一律盲从，还觉得很神气。所以，随随便便地罗列起片假名，向别人大肆吹嘘而洋洋自得的人比比皆是，让人觉得特别扭捏。我这不是骂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比如，读了西洋人甲评论西洋人乙的作品时，不管评论得对与不对，也不管自己是否消化的了，便鹦鹉学舌般地随便张扬。总而言之，说那是囫囵吞枣也好，形而上学也好，反正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并且毫无顾忌地到处宣传那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然而，时代就是时代，大家对此依旧给以夸赞。

但是，尽管受到人们的夸赞，但那毕竟是借别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的，虽然神气一阵子，却难免心虚，忐忑不安。因为毫不费事拔下孔雀翎插在自己身上虚张声势，到后来终会意识到，再不去掉浮华而力求真挚，自己将无法安心。

比如，西洋人说这是首好诗，韵调极佳，但那只是西洋人的见解，即使对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也很难那么想，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照抄照搬别人的了。

我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绝对不是英国人的奴才，这一点见识，作为国民还是必须具备的，而且，单从世界都重视正直这一点来看，我也坚持我的意见，决不让步。

不过，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当地道的评论家说的话和我的观点发生矛盾时，一般情况下我甘居下风。因此，我就不能不思考这种矛盾到底出自哪里。比如，风俗，人情，习惯，一直上溯到国民性，肯定都是矛盾的原因。一般学者往往把它和文学，科学混同起来，以为甲国国民喜欢的东西一定会得到乙国国民的赞赏。必须指出，这是错误的。虽然不可能融合这种矛盾，但还是能够解释说明的。于是，这种解释说明，就以给日本文坛送去一道曙光。那时我就是这样领悟的。我这话说晚了，不胜惭愧，但因为是事实，我不能不实话实说。

其次，为了巩固我在文艺上的立足之地，与其说巩固，倒不如说为了建立文坛新天地，开始阅读和文艺完全无关的书籍。简单来说，好不容易想到“自我本位”这四个字，为了证实这“自我本位”，才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不过现在时势不同了，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然而，那时的我不仅幼稚，而且社会还很落后，我的做法实在是迫不得已。

自从完全掌握“自我本位”这句话后，我比以前强大多了。有了“他们算什么”的气概，使过去一直处于茫然与自失的我，站在这里，给自己下命令：必须从这条道路往前走下去，实际上就是“自我本位”这四个字。

如果让我自白，我要说：我是从这四个字重新起步的。这样，就从现在习见的只是盲从，跟在别人后面空喊，起哄，心里没底，以为不接触西洋人反倒好，以为这些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理由。我想在他们面前抖落给他们看，我以为自己一定很愉快，别人也喜欢，于是就想，凭着著书或其他手段，以取得我的成就，以此作为我一生的事业。

那时，我的忐忑不安完全消失了。我以轻松的心情纵目观看阴郁的伦敦。打个比喻来说，我就像多年懊恼的结果，好不容易用自己的十字镐一下子掘到矿脉上了，或者说，那就像过去被封闭在雾里的人居然找到了方向，从而凭着这个判断明白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来留学后，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有了这样的启发。我感觉到，在外国很难完成我的事业。总之，尽可能地先收集材料，回国后再好好整理。和出国的时候相

比，回国的时候确实得到了某种力量，尽管很偶然。

还没有决定回不回去的时候，很快发生了为衣食而奔波的问题。我去高中教过书，也去过大学。后来因为钱不够用就找了一个私立学校。而且，我还患上了神经衰弱。最后，不得不给杂志创作些不太像样子的作品来赚稿酬。由于各种情况，我计划的事业不得已半途而废。我写的文学论，与其说它是我事业的纪念，倒不如说是失败的骸骨，而且是个畸形儿的遗骸。或者说它就像一个城市建筑群还没有建好，就遭遇地震而变成一片废墟一样。

然而“自我本位”是在那个时候我所得出的结论，现在依然在探索中，不，应该说是随着光阴的飞逝越来越感到它的强劲了。作为著作事业来说，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那时确实自己掌握主动，是主体，而其他不过是客体而已，这一信念，对今天的我都有影响，让我感到非常自信和安心。我将仍旧继续下去，这种心情足以表明我还活着。实际上，站在这样高高的讲台上向大家演讲，也许靠的就是这个力量。

上述所言，只是简单地介绍了我的经验，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完全是一片苦口婆心，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这就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了，有的同学还要等上好长时间才能毕业，有的人不久就要活跃在实业界，可以预料，不论活跃在哪个领域都有可能重复我经历过的烦闷，也可能像我一样急着要冲出去。但无论如何也冲不出去，想抓住什么，却像抓光头一样，溜光得什么也抓不住，以致于心急火燎，类似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已经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杀出一条血路，那是例外，或者跟在别人后面，就心满意足，遵循一条老路走下去的人，我会说这样不好（如果自己心安理得而且满怀自信地走下去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并不是这样，那就得用自己那把洋镐开掘下去，一直掘到矿脉才能停下，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这里用了“不行”二字，原因是如果自己掘不到矿脉，这个人的一生就不可能愉快，比别人始终矮一截，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彷徨徘徊。对于这一点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原因就在于此，决不是让别人把我当作模范什么的。像我这样不成器的人，都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从你们的角度看来，这条血路可能不算什么，可那是你们的评论和观察，我没有丝毫损失，我将满足于自己这种状态。不过，虽然我因此获得了自信与安心，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条血路就是你们的模范之路，所以请千万不要误解。

根据我的判断，我经历的烦闷你们也一定会常常遇

到过，是否如此？如果确实如此，在解决之前，做学问的人，受教育的人，把它当作一生的工作，或者把它当作十年或二十年的工作，难道不是很必要吗？啊，这里有我前进的道路！终于开辟出了道路！当这样的感叹词从内心深处呐喊时，一块石头才会落地吧？不轻易被击碎的自信，难道不是随着这种呐喊声而重拾的么？也许多数人已经达到这种境界，如果有人途中遇到雾霭而懊恼，我想，不论付出多大牺牲，也应该挖掘到矿床之处才好住手。不一定是为了国家才这么做的，我也不说为了你全家老小才这样做，我是说为了你自身的幸福，绝对必须这样努力。假如经历了我所经历的，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还有追求的话，那就必须把它解决掉继续前行。不过，继续前行，却不知如何前行，那就前行到碰壁为止。我可根本没有对你们提什么忠告硬让你们接受的意思，而是想到那也许是你将来的一种幸福，就无法沉默了。心里犹豫，不坚决，像海参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茫然地面对一切的话，这会使自己很不愉快的。只要说一声并不是不愉快，这也好，或者说一声那种不愉快已经走过来了也行。我祈祷谁都能顺畅地走过来。但是，我这个人离开学校已经三十多年还没有走过来。这种痛苦当然是钝器击伤之痛，不过，这和年年岁岁感到的痛苦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座的有人得了我这种病，我非常希望他勇敢地前进。如果走到那里，他就会发现事实上这里才有我屁股落座的地方。我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掌握了一生的自信并从而安下心来。

以上所说的问题，相当于这次演讲的第一部分，下面我将转移到第二部分上来。学习院这所学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进得来的。这恐怕是事实。如果和我推断的一样的话，很多贫民子弟来不了这里，如果都是上流社会的子弟的话，那么，在你们后面随之而来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当中，必须首先列举的就是权力。换言之，你们一旦走上社会，就比贫民立足于社会时使用了更多的权力。前面所说的你们工作中前进到挖掘出什么东西的地方，是为了你的幸福，为了让你们放心，这是不错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带来幸福和安宁，说起来，就是你们与生俱来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就使你们意识到，在那里坐了下来。而且是屁股坐稳之后渐渐前进时，那个性就更加发展。这是在你意识到这里有我安住的位置，意识到你的工作和你的个性完全契合时才能谈到它。

同理，仔细品味一下方才说的权力，就会发现：所

谓权力，就是把方才所说的自己的个性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往别人头上压的工具。明确地说，如果它是工具有点不妥的话，那就称它为能够使用这种工具的利器也可以。

仅次于权力的是财力。这一点你们也一定比穷人掌握得更多。为了扩展个性，这个财力，就是诱惑他人时，使用的上方宝剑。

由此可见，所谓权力和财力，就是可以比穷人更多地把自己的个性强加于他人头上，或者把别人引诱到这方面来，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它是非常便捷的工具。因为有了这两个，使用者就显得伟大，然而，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方才说的个性，主要是指学问或者文艺，爱好方面，到了能让自己静心的境界才会有所发展。说实在的，它的应用还是非常广阔的，并不仅仅限于文艺。我所知道的一对兄弟，弟弟龟缩在家里，喜欢读他的书，哥哥与他相反，厌世却热衷于钓鱼。于是，这个哥哥就打定主意要把弟弟从家里拽出来，并认为，一味地把自己关在家里的人是让人很不悦。哥哥的结论：弟弟是因为不钓鱼，才成了如此这般厌世，于是就想把弟弟硬拉出去钓鱼。弟弟对于哥哥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非常不高兴，简直无法忍受。但处于哥哥高压之下，只好扛着钓竿，提着鱼笼，跟在哥哥后面前往钓鱼池。因为兄命难违，只好闭着眼睛钓，钓到恶心的鲫鱼就垂头丧气地回来。如果因此说弟弟会按照哥哥的谋划而改变了性格，当然不必多言。其实绝非如此，而是使弟弟对于钓鱼更加反感抗拒了。总而言之，大概是因为哥哥的性格完全吻合钓鱼，没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哥哥的个性，和弟弟没有好好沟通，哥哥用自己的个性强迫弟弟钓鱼。这不是财力威慑的例子，是权力威慑的例子。不过，有的时候——比如上课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学生的宿舍生活等，都是以军队生活为主，只有在这种场合下，难免或多或少地采用高压手段。但是，我主要说的是以你们走向社会所面对的事情，所以，请你们一定要以这个准则理解我说的话。

如上所述，凡是侥幸之余碰上自己认为是好事，自己喜欢的事，合乎自己性格的事，并得以发展了自己个性，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忘记自我和他人的区别，于是就有了想把那家伙也强行拉进来的想法。这时，就会形成前面说过的，兄弟间强权高压力的那种奇怪的关系，如果再有些钱财，则会更加肆意妄为，把别人塑造成自己。也就是说，把钱财作为诱惑的工具，让别人变成自己满意的人。这两种情况，不论哪一种

都是很危险的。

因此我常常这样想：第一，你们应该着眼于自己个性能够发展的落脚点，并奋勇前进直到发现适合自己的工作，否则一生都会很不幸。但是，为了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尊重，而且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也要承认别人的个性，尊重他们的价值取向是理所当然的了。我把这看成是必要并且正确的。我是这样想的，自己的天性偏右，而那家伙偏左，说这就不像话，这是不妥当的。不过，一遇到复杂的善恶或邪正之类的问题，假如不深入解剖，就无从说起。同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关系不大时，或就算有点关系但并无妨碍时，只要是自己从别人那里享受到了自由，你就应该给别人同等的自由，这一点你一定要坚信。

最近，倡导自我，自觉等，并表现出自己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其中，有很多怪诞之人。他们嘴上不断地说着尊重自己和自我，而他人的自我却一点也不认同。我确信不疑的是，如果有公正的态度与正义的秉性，那么，为了个人幸福而发展自己个性的同时，就必须也给予别人这种自由。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妨碍别人为了个人幸福而发展自己个性。我为什么在这里使用“妨碍”二字，原因是你们之中的大多数，将来都要站在能够妨碍他人的地位上。你们之中，有许多能够使用权力的人，至于能使用财力的人那就更多了。

追本溯源人世根本没有不附带义务的权力。我想，既然我如此这般地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俯视着大家，有让你们安安静静地听一两个钟头的话语权，那么，我就应该有足以让大家安安静静地听下去的演讲内容。就算是很平常的演讲，我的态度，仪表，必须有足以让你们大家始终保持礼貌听下去的风度。仅仅因为我是客人，你们是主人，所以你们必须规规矩矩地听我讲话，话要是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然而，那只是表面的礼仪，和精神没有任何关系，是一种所谓的习俗，完全不在议论范围之内。举个别的例子，你们在课堂上有时候挨教师的训斥。但是，如果世上有教师只会训斥学生的话，那个教师当然也就是没有资格教课。训斥学生的另一面，就是一定要费心费力教学生。因为拥有训斥学生权力的同时，也有教好学生的义务。教师为了端正纪律，为了保持秩序，他会充分地行使被赋予的权力。另一方面，如果不恪尽与权力密不可分的义务，也就不能尽到教师的职责。

关于财力也是一样。我认为，人世间是不该有不知道责任的“财力家”。其原因若用一句话来说是这样的。金钱这个东西是至极珍宝，无论哪个方面，它都

能自由自在地通融。假设我现在投机买卖赚了十万，我能用这十万元建住宅，也能买书，也能在花柳界好好逍遥一番。总而言之，可以变着花样去搞。其中，它还是一种可以用于收买人的精神的手段，你说它可怕不可怕？也就是说，大把花钱，确实能收买人的道义心，即，成为使灵魂堕落的工具。假设投机赚到的钱在道义上伦理上都具有了巨大威力从而发挥了作用，则可以认为那就是钱的用途不当了。虽然都这么认为，但实际上钱就是如此使用的，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只是希望拥有钱财之人有相当的公德心，并在道义上用得无害，除此之外，根本没有防止人心腐败的途径。所以我想说，金钱必须给它加上责任才行。自己现在有这么多的财富，这笔财富如此这般用在这个方面，就会出现这种结果，如此那般用在那个方面，就会产生那种影响，不但要养成领悟这些事情的习惯，还要有与之相配的见识，以负责任的精神去处理自己的财富，如若不此，就对不起社会。不，我要说连自己也对不起。

总括一下以上的论点：第一，如果想达成自己的个性发展，那就必须同时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要想使用属于自己的权力，那就必须记住其附带的义务；第三，要想显示自己的财力，就必须重视相伴而来的责任。总而言之，许多问题都能归纳到这三条里来。

这些问题换一种说法，则是：如果一个人在伦理道德上没有一定修为，那也就没有发展个性的价值，也没有使用权力和财力的价值。再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为了自由地享受这三者，并体会到它的乐趣，那就必须接受这三者背后应有的人格。一个没有人格的人，如果想要盲目地发展个性，就会伤害到他人；如果动用权力时，就会滥用职权；如果使用财力，就会给社会带来腐败。甚至发生非常危险的社会现象。这三种现象都是你们将来最容易犯的错误，所以我以为，你们无论如何必须成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话说得离题远了些，众所周知，英国这个国家是个很尊重自由的国家。尽管它非常爱自由，却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那样秩序良好。实话实说，我是不喜欢英国，我讨厌它。但那么热爱自由，那么秩序井然的国家，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日本等国根本无法与它相比。它不是单纯地崇尚自由，它是热爱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自由，人们从小时候就中规中矩地接受着这种社会教育。所以，他们自由的背后伴随着义务。“英国期待每个人履行他们的责任”，这句纳尔逊的著名格言，其意义决不限于当时。一定是与

他们的自由互为表里地发展到今天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现。

他们觉得不公平时，往往举行示威游行，而政府也决不干涉，只是听之任之。另一方面，搞示威游行的也很能掌握分寸，决不搞暴乱，随便给政府添麻烦等等。最近女权扩张论者就胡乱来，报纸上有所指责，这算是一桩例外了。你可能会说这例外也太多了，不过也只能把它当作例外了。嫁不出去啦，找不到职业啦，再加上从很早以前就养成的尊重妇女的风气，总之，这好像不是英国人一贯的作法。撕名画，监狱里绝食刁难狱警，把自己的身体绑在议会的长椅上，然后大嚷大叫等等。虽然这是个例外，但也许是缘于无论妇女干什么，男人都概不干涉的原因。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常。所说的英国风度，一般如方才所说，热爱自由等都是在脱离义务的前提下存在的。

我的本意并不是什么都以英国为榜样。归纳起来，没有义务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我这样说是因为那种任性，为所欲为的自由，是无法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就算得以存在，那也一定很快遭到排斥，受到践踏。我衷心希望大家有充分的自由，同时也殷切希望你们深刻地理解义务。在这种意义上，我要肆无忌惮地公然宣扬我的个人主义。

千万不要误解我说的这种个人主义。特别是灌输给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如果招致误解的话，那我要说声对不起，所以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时间紧迫，我要尽量说得简单些。个人的自由就是前面我所说的，是个性发展上极其必要的东西，这个个性的发展与你们的幸福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我向左而你们向右，个人自由不受影响时，由自己掌握，不必随声附和他人。这即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在财力，权力这一点上也是如此。我不喜欢的家伙我就不理睬，因为他不合我的脾性，所以我就必须把他打倒，对方根本没做坏事，我却滥用这两者，结果会如何？结果是人的个性会全因此被破坏，同时，人的不幸也必然从此开始。比如，我没有任何行为不端，只因为我对政府不满，警察总监就派警察包围了我的家，这算是怎么回事？也许，警察总监有这种权力，然而道义上却不允许他使用这种权力。亦或者，一个叫三井，岩崎的富商巨贾，只是因为讨厌我，就收买我家佣人，唆使他事无大小一律反抗我，这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们的财力背后多多少少还有点人格，他们就绝不会干那种无法无天的事。

这种弊害都是因为没有完全理解道义上的个人主义而引起的，无非是在权力和财力面前无限度地膨胀，一切都要唯我独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个人主义，我这里说的个人主义，决不是俗人想的那样对国家造成危害，它尊重别人的存在，同时也尊重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的解释，所以我认为它是个非常伟大的主义。

如果说得更简明些，就是没有党派之心而只有是非的主义。结党组团，不因为权力和财力而盲动。正因为如此，这里面还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孤寂。既然不是党派，我就只按我应该走的路任意地走下去，与此同时，因为不妨碍他人应该走的路，所以，某个时候某些场合，人必须是散沙般地存在。这时就显得孤寂了。我主持《朝日新闻》文艺栏的时候，记不得谁写文章说了三宅雪岭的坏话，当然不是人身攻击，不过是评论而已，而且，也仅有两三行。是什么时候登出来的呢？尽管我负责该栏，但可能是我得了病或正在闹病的时候，或者不是在病中，也许我认为发表也行，那篇批评文章就登在了《朝日新闻》的文艺栏。结果，“日本和日本人”的伙计们大为恼火。虽然那些人没有直接跑到我家里来，可是他们跑到了我当时的助手那里，申诉要求撤消那篇文章。那人不是三宅雪岭本人，是雪岭的随从——说到随从，总觉得有点像赌徒，这样说可能不太好——大概是志同道合之人吧。他说，无论如何也得撤下来。事实上如果应该撤消，那当然要撤，但这是评论，众说纷纭很正常。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只能说这是我的自由。而且，提出要撤消“日本和日本人”的一部分人，在每期的杂志上都发表文章骂我，这就更让人吃惊了。我没有直接参加谈判，但是间接听到那些话的时候，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我是个人处理此事，而对方却是以党派团体来展开活动的。当时我甚至把恶评我作品的文章，登载在我主持的文艺上，所以，他们所说的志同道合的同伴，有一次对雪岭的评语很是不满意，大发雷霆，这让我很是吃惊，同时也感到很奇怪。很抱歉，我觉得我的态度也许太落后于时代了。这使我想起了封建社会的团伙。这么一想，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摆脱孤寂。我认为，意见上的分歧就算彼此关系非常密切也无法达成一致，所以，在个人意见的发表上，我忠告出入我家的年轻人，只要没有其他重大原由，不可给那些人施压。我是如此重视别人的存在，也就给了别人同等程度的自由。所以，对方觉得不起劲，我即便感到很大侮辱，也决不求助对方。这就是个人主义之孤寂。

个人主义把人作为目标而决定取舍之前，首先要弄清是非，决定去留，所以，有的时候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以至心境孤寂。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劈柴如果成了捆，也就结实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为了预防误解，我想把话说在前头，一提到个人主义好像就会被理解成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像要摧毁国家主义似的，其实这是错的。说到底，什么什么主义，我是不喜欢的，我想，不能那么简单地归结到一个主义了事，为了说明白，不得已我只好主义二字下面谈谈各自相对应的具体的事情。有人说今天的日本如果不实行国家主义就无法维持下去，有不少人这么说，这么想，这么倡导。如果不踩碎个人主义，国家就会灭亡。但绝不会有这种混帐事。实际上我们既是国家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同时也是个人主义的。

个人主义应该是个人幸福的基础，毫无疑问个人自由其内涵，个人享有的自由，是要随着国家的安危，像温度计一样升降。与其说这是公理，倒不如说是从事实中产生的理论更合适。总而言之，事实就是这样。国家处在危难之时，个人自由的幅度就会受到限制，国家太平之时，个人自由就会膨胀，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存在人格，那么，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出于判断错误而仍然一味地追求个性发展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请大家这样去想，火灾已经扑灭，而你却仍然强调要戴着防火头巾时，有些人就会觉得你是没事找事，我所说的个人主义，也包含着对这类人的忠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从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人创立了一个什么会。会名以及它的方针，详细情况已经忘了，总之它是个标榜国家主义的喧闹协会。当然，它并不是个做坏事的协会。记得当时的校长木下广次先生出力不小。会员的胸前都挂着徽章，只有我一个人没挂，然而我仍然是会员。我不是发起人，虽然我有很多不同意见，但觉得加入也没有什么坏处，就入了会了。但是，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不知什么机缘，一个会员走上讲台，进行了带有演说色彩的讲话。尽管他是会员，但对于我的意见，有很多都是反对的。我记得，在这之前我曾经攻击过这个会的主张，我仔细一听方才登台的男会员的演说，原来是针对我的意见所进行的反驳。我虽然还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但势必会对此进行答辩。没有办法，我只好紧随其后上了讲台。当时我的态度，举止，我想肯定是难堪至极，不过，我还是简明扼要地说了几句该说的便下来了。也许你们要问我那时讲了什么，我讲的非常

简单。我是这样说的——也许攻击十分重要，但是，从早到晚国家国家地嚷个不休，仿佛被国家迷上了似的，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我们干得出来的。行止坐卧，除了国家大事以外绝对不想其他事的人也许确实有，但是，不间断地只想干一件事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的。豆腐坊的人四处卖豆腐，绝不是为国家而奔走叫卖的。根本的宗旨是为了得到衣食之资。但是，不管他本人如何，就其结果来言，在供应了社会必需之物这一点上，也许间接变成了国家的收益。和此事相同，今天中午饭我吃了三碗，晚上增加到四碗，这未必是为国家而增减的。坦率地说，是由胃部蠕动而定。不过，这些情况直接也好，间接也好，未必不影响天下，不，视看法而定，说不定和世界大势有几分关系。但是，重要的是，如果当事人拿这些事当真，为了国家而吃饭，为了国家而洗脸，还有为国家而如厕，那可真是不得了。怎么奖励国家主义都没关系，但是，把事实上做不到的事装成好像为国家而做是虚伪的——我的答辩大约就是这样。

如果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则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国家安危的。国家强大，没有战争之忧，越是没有遭受外敌侵犯之忧，国家观念也越来越淡薄，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弥补这种空档，个人主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只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日本并非平安无事吧？国家贫穷又小。所以，说不准什么时候发生意外。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考虑国家大事。但是，今天的日本既然不是处于说话之间就垮台或者灭亡的厄运之中，那么也就没必要到处大呼小叫国家国家的。这和发生火灾之前就穿上救火装束，弄得浑身很不自在地在街上东奔西跑是一样的。总之，可以说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个程度的问题，到了战争爆发之时，或者到了危急存亡之时，有思考能力的人——那些有人格修养的，不能不去思考的人，一定自然而然地面对这个问题，主动约束个人自由，减少个人活动，为国家尽力，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我相信这两个主义绝对不会永远矛盾，永远排斥的。关于这一点，我本想更详细地说一说，但是没有时间了，所以只说到这里吧。但我还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国家的道德与个人的道德相比，似乎段位要低得很多很多。本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无论多么冠冕堂皇，但道德良心却不是那样。欺诈，蒙骗，糊弄，什么缺德事都干。所以，既然把国家当作标准，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就要甘于相当低级的道德标准，并且不在乎坏事的发生。与此相反，如果从个人主义的基础来考虑，那它

（国家）就会变得高大起来，人们也不得不去思考它了。所以，在国家的平稳时期，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道德心较高的个人主义上，我认为无论如何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时间关系，这方面今天就不再多说了。

我受到诚恳的邀请，今天应邀前来，已经尽可能详尽地说明了个人主义的必要性，希望你们终生受用。因为我觉得这对你们走上社会之后，或多或少会有参

考价值的。我不知道我所说的话你们是否真正理解，如果我说的话你们有不明之处，那应该是我的表达方式欠缺，没说明白所致吧。如果我说的话，有含糊不清之处，请不要错解原意，随时到舍下问我，我将尽可能地解释明白，你们不要考虑时间合适与否。如果不用我担心就能充分理解我的本意的话，我将无比满足。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我的话讲完了。